

梨有上百品种。在水果家族中,应是名门望族,百果之宗。如山东的莱阳梨、蜜梨;天津的雪梨、鸭嘴梨等。以类型分,有绿梨、红梨两类。而今天你走进上海的水果商店,却还有一种白皮的酥梨。与之相匹配的,还有金盖酥、青皮酥及伏酥梨等系列品种。这就是产在黄河古道的砀山酥梨。砀山酥梨以个大、酥脆、甘甜而驰名中外,应是梨系列中的佼佼者。

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在历史上真是经历了数不清的变迁。自周定王五年以来的两千六百多年间,下游的河道经历了从北到南,又从南再到北的大循环摆动。其中决口、改道不计其数。清咸丰五年,黄河经历了最后的一次大改道,汹涌的黄河水从铜瓦厢决口而出,冲破原有的河道,改东北走向,在山东境内,借大清河流入渤海。遗留下的黄河古道再也没有了汹涌澎湃的气势。整个黄河古道变得温柔而宁静。清过淤的黄河古道砀山官庄段有4300亩湿地,成了生态旅游区。而余下的砀山段黄河古道却造就了今天一个四季飘香的梨都。

我多次走进号称梨都的砀山。每次都会感受到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意境。每年梨花节的时候,八方友人、商贾云集于此,真个是盛况空前。融入进梨花海中,你就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那夹道的一簇簇粉白,如同少女飞舞的裙;如织如缕的游客,好像在白云上滑动的神仙。又

会让人想到白居易的著名诗句:“风吹仙袂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诗人用一枝带着春雨的梨花象征杨贵妃的泪容,真可谓美人梨花两相宜。冰清玉洁的梨花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温柔之情。放眼望去,无尽的雪白,晶莹的醉人,剔透的净心,让人只敢远视,不敢亵玩,唯恐沾污了这冰清玉洁。

梨园里有一个不得不去的景点叫“乌龙披雪”。这里有百亩老枣树,皆为百岁之龄。每株占地0.3亩。这些老梨树肌肤色黑,铁干嶙峋,鸟鳞斑驳,枝杈遒劲,横空逸出,花白如银,缠裹掩映,似乌龙披雪,撒满天寒香。还有一个不能不看景点叫“梨树王”。这梨树王树龄已达180余年,树径近两米,高7米多。树冠盖地,一片苍翠。每年四月繁花朵朵,八月硕果累累,棵树产梨几千斤,正可谓老愈弥坚。梨树王的百余米外,还有一棵

“梨树神”。这梨树神的枝丫丫被老百姓系满了祈福的红布条。据说此树也有三百多年的树龄了。当地的青年人结婚时都喜欢到此树下留影。多少年来,梨树神下不知成就了多少百年好合的神仙眷侣。

砀山现在号称“梨都”。实际上它就是黄河古道对人类的恩赐。几千年前,刘邦斩蛇起义于此;陈胜败亡被葬于此;五代梁国朱温、明代永国公薛显诞生于此;大诗人李白足迹仙游于此。他们大概不会想到,多少年后,被明清两朝均列为贡品的砀山千亩梨园会成为今天黄河古道一条靓丽的风景线。

牛津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走进不大的市区,不宽不窄的街道弯弯曲曲,映入眼帘的满是古色古香的建筑,大多是土黄色的基调,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分布在市区里。在参观了三一学院后,我按图索骥来到布雷克威尔书店(Blackwell's Bookstore)。有好几本英国旅游书介绍这家书店,网上旅游攻略中牛津最值得去的地方也有这里。

这天是周末,书店上午十一点开门,我来早了一点儿,书店门前已有几十位不同肤色游客在静静等待,可能是和我一样因为对书的热爱而来到这里。

书店的外观与伦敦书店集中的查令十字街的老书店一样朴素,门脸不到

书香扑面

袁晔



高也不大,但显得十分整齐、紧凑,书香扑面而来,据店员介绍,书店一层是各个门类的英语书,二层是世界各种文字的图书,三层的二手书是这家书店

的特色。我在这里买到一本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庄园》,是1986年企鹅版的英语书,书的品相很好,只要两英镑。付款后店员还专门在扉页上盖了书店的纪念印章。印章上是店名和地址,中间的图案是一个似狗似熊的动物捧着一本打开的书,十分有趣。

书店还布置了一个温馨的角落,在这里摆放着一个古旧的书柜,横格上一个铜牌标明这是书店创办的家具,旁边是《战马》一类今天正在流行的书籍,给人一种书籍从古至今、薪火相传的感觉。书店常有举办各种与读者和书相关的活动,这个角落是其中之一。

这家书店还有全球邮购业务,尽可能地满足各地读者的需求。读过海莲·汉芙《查令十字街84号》

的人多半会被书店老板和远在大洋彼岸的女顾客“温暖的相知”所感动,同时也从中学到对读者负责是英国书店的多少年的老传统,不论距离远近,不论战争还是和平。

要说门面和店堂,布雷克威尔比中国各大城市的书城逊色多了,但在这里能找到心仪的书,更能感受到书的气息。

英国是一个保持着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咖啡馆、在地铁里、在火车站,在公园的长椅和绿地上很多人都捧着书在阅读,伦敦西区查令十字街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老书店,仍然不紧不慢地接待读者。在电子设备人手一个、纸质出版物不景气、书店陆续倒闭的今天,伦敦和英国的这种文化气象大概是世界大都市中少有的。在牛津、在布雷克威尔书店更看不到书业萎缩的痕迹,看到的却是书籍长久的生命力。站在百年老店的店堂,看到世界各地的爱书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眼前闪烁的是人类文明的光芒。



成都菜

赵凝

成都菜在露天庭院里吃最好。

那几天北京天气尚冷,

从北京飞到成都,一下子热了起来,外套脱掉,只穿裙装。成都的气候是极好的,特别是春天,温暖,潮湿,且无风。

能坐在庭院里吃饭的城市,才真正算得上“悠闲”。悠闲时三五好友相聚,久未见面,再见时并不大声喧哗,而是平静如初。手信是一本书,或一张来自国外的CD。读读散文,聊聊天,坐在户外的大树下,或庭院中央吃东西,菜品很新,味道独特,友人交谈,相聚甚欢。

“温鸭子”菜馆的入口处,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进店的客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能看到它。玻璃房子里有两个正在斩鸭子的小帅哥,头戴白帽,手起刀落,一块块鸭肉便如士兵般自动排队,整装待发。

鸭子是这里的招牌菜,不辣,很香。外面是金黄色的鱼皮,油汪汪黄亮亮,滋滋冒着香气。那种酥香的气味比较适合北方人,所以这道菜南北通吃,是来“温鸭子”吃饭的人每桌必点的菜。

这里的石锅豆腐做得也很好吃,不油腻,也不过于软糯,用勺舀来拌米饭,豆腐盖在饭上,香气逼人。这时,我又想起了小时候在幼儿园吃拌米饭的味道,用勺舀,粒粒香,童年的香气穿越时空来到这里,如此美好。

坐在餐厅外的庭院里吃饭,天空微蓝,白云丝丝缕缕。阳光被大树挡在几尺之外,走来走去的人们,轻声谈笑,态度悠闲,有人边走边看手机,不小心撞在树上,这才惊醒,自嘲一笑,安闲地坐在桌边拿起菜单来细看。

现在有太多的人在餐桌上玩手机。昨天在聚会上听到一个笑话,说有一大桌人围坐在餐桌旁等待上菜,这桌人个个都在玩手机,忽然有人在微博上发了一条“菜上齐了,开吃吧!”大家这才放下手机,动起筷子来。

在“温鸭子”吃饭,每上一道菜,我都要拿出手机来左拍右拍,虽说吃饭发微博早已不时髦了,但我喜欢。我想为这里的“夫妻肺片”、“口水鸡”、“石锅豆腐”留下倩影,把它们带回北京,想念正宗川菜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可以解馋。

生活中有太多事,我们无法把握,变幻无常。只有菜的味道,变成一种符号,深入我们记忆,只要我们活着,就有机会再次品尝到它。饭菜的香味让我们觉得活着真好,蓝天白云都可入菜。

曾在丹桂飘香的时节,我们石泉摄影协会一行赴西域青海作了一次旅游采风活动。

那天阳光明媚,清晨,我们从西宁乘大巴一路向西进发,二小时后进入门源县境内,不多时到了黑水库。水岸边林木森森,山峰葱郁,倒影相映成趣,湖水十分清澈。据导游说,这湖水是供给西宁市民的饮用水。大巴继续慢慢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渐行渐高,约半小时后到了亚洲第一高度的达坂山隧道(3800米)。我们抬头一看蓝天上的白云就在我们的头顶上,仿佛举手就可触摸,大家感到惊奇。出了隧道西行约20分钟,我们抵达著名的达坂山观景台。这高高的观景台是青海省政府为游客摄影人特地搭建的,站在观景台上四周的景色一览无余。大家都“哇”地一声发出惊叹,这里的天空怎么会这么蓝,像洗过一样,再看朵朵白云如同棉花那样纯白,在微风中缓慢移动!

站在达坂山观景台上眺望远方,几十里路以外的祁连雪山看得十分清晰,山上的白雪连着天上的白云,煞是美丽。雪山前是一片墨绿的原始森林;再远处是田野里种植的黄色的青稞麦;再远处是绿色草原上黑色的牦牛在吃草。向左看,远处的青山绵延千姿百态。向右看,五颜六色的野花盛开。照相机“咔嚓”声不断,拍不够啊!而我更赞美这里的空气,我们呼吸这里的空气,头脑感到特别清醒。祁连——古匈奴人就是“天”的意思,他们称祁连山是神山。壮美画卷,令人遐想无限,恋恋不舍。

刘如根

达坂山观景台



《上海街边摊》系列之二 (油画) 陈伟德

对外滩的兴趣曾经一般,人多闹哄哄,留给游客们拍照吧。后来写外滩专栏,一座楼、一座楼地写,仿佛带领读者游历,写到哪小红旗插到哪。以白纸一张的心态探索外滩,效果反而好,而我也被外滩征服了。这段日子,虽然风吹日晒、疲惫辛苦,但是可以把一个个外滩建筑拼成一幅风云变幻的美图,真是件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事。

曾经担心23幢临江建筑“良莠不齐”,因为很多书对于外滩名楼(如和平饭店)的介绍常洋洋洒洒好几页,但“冷门建筑”(如总工会大楼)仅有几段介绍,点到为止。为此我特意准备了讲述外滩建筑演变的副栏,以填补“冷门建筑”的版面。谁知一直写到最后,这个副栏都没有用上,只因中山路一路上的一座座大楼,细细挖掘个个精彩,没有“冷门”。

而这些风格迥异的大楼组合在一起,无意间形成一道迷人的风景线。不仅今天的我们体察到外滩和谐的整体美,1927年,当今日外滩已基本成型时,英文《远东时报》的记者也如此写道:“这些风格多样的建筑由来自不同国家的能工巧匠设计,而工部局从未要求过以某种风格来和谐统一。也许是巧合,这么多风格建筑配在一起的效果竟然相当悦目。近年新建的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字林西报大楼、汇丰银行、海关大楼和沙逊大厦都极好地融入其中。”

徐家汇藏书楼的墨绿色台灯前,我读到泛黄报纸上的这段文字,非常激动。迷人的外滩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必然,但可能更是一个巧合的礼物。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应该体会和珍惜这份幸运。

20世纪30年代在外滩工作、生活的美国女记者项美丽在自传里写道:“上海一直在不停地变化。”在“拼图”过程中,我也深深感到从西人看外滩的那一天起,驱动上海不停变化的动力就没有变,那是很多很多的梦想。

这本书中提到不少到外滩来寻找机遇的传奇历史人物,有总领事、传教士、商人、官员、建筑师和女作家等。年富力强的他们在理想和欲望的驱动下,把泥滩建设成金滩。而今天我们这座城市,不依然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巨大容器吗?在这里,一幅更大的外滩之图或许正在拼贴中。



顺势 (外一首)

费碟

轻舟顺水过万山,坐地峥嵘又百圈。我闻雄关如顺道,只将峻坂把玩间。

枝头会

凌空会暗乘心桥,伴雾为霞姿态娇。天地任君舒广袖,彩虹拥我穿云霄。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二支队探长曹奇琨曾经历过一次小小的转型,2013年,他的工作领域从打击金融犯罪转到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从此,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假就成了他日夜琢磨的内容。近年来,他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个人嘉奖3次,并先后获得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上海市公安局优秀共产党员、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

2013年4月初,曹奇琨在核查一起海关移送线索时发现,一批出境货物中竟夹藏着大量违禁药品,且该批货物无寄件人信息,包裹又经过层层转单。曹奇琨敏锐意识到,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其背后也许隐藏着一个庞大的跨国制造、销售违禁药品网络。可是,手头线索非常有限,仅有海关移送的几个包裹而已,如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成为一大难题。于是,曹奇琨和同事们围

绕移送包裹层层转单这一线索循线排查,顺藤摸瓜,一路从浦东查到闵行,又从上海查到浙江,最终追踪到浙江义乌的一幢出租房内。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曹奇琨当机立断,派人乔装成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敲门进入了出租房,攀谈的同时,暗中拍取房间和人员的照片,获取了珍贵的证据,并最终锁定了这一以外籍犯罪嫌疑人为首的制假售假犯罪团伙!之后,他认真分析,细致部署,将7名团伙成员一网打尽,又追查到大案涉案药品,追缴涉案赃款3000余万元。

被查获的这些违禁药品对人体危害极大,服用或接触后,会引起心悸、眩晕、幻觉、癫痫,甚至心力衰竭等症状。为了准确认定涉案价值,曹奇琨和同事们

利用节假日加班,他们戴上手套,一粒一粒、一瓶一瓶地对这堆满了半个储藏室的药品进行清点,一天、两天、三天……经过近半个月的人工清点,清点成品胶囊近6000粒,另外还有瓶装药剂近4000瓶、标签贴近3000张……

虽然境内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但是大量药品已从中国流入美、英等国市场,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仍在对外销售这一严重危害人身健康安全的药品。曹奇琨认为,“要查就要查到底,要挖就要挖到头。”这一想法也获得了公安部的认可,及时将这一情况通报给美方,引起了美方的高度关注。为此,在公安部和市局的统一部署下,曹奇琨和同事远赴大洋彼岸,会同美国警方将在美犯罪嫌疑人抓获,同

时在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赢得了美方的赞誉。以往中美警方也曾有过合作,但美国往往都是主导的一方,本案是较为罕见的全程主导权在中方的跨国合作案件。该案还获得了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颁发的“知识产权捍卫者奖”,并被美方作为中美执法部门并肩打假的典型案例。

2015年7月份,曹奇琨刚刚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原本和新婚妻子说好婚后马上出国度蜜月的他,却至今仍在办公室里忙碌。“度蜜月的事情,等办完手头的这个案子后再说啦。”每当有人调侃这件事时,曹奇琨总是一次次笑着回答。是啊,保护知识产权,“为国打假,为民打假”,对曹奇琨来说,是一份真正的承诺。

“自贸卫士” 黄迪诚有着出色的经侦经历,明请看本栏。

猎狐之星